



夜雪清歌

童生傲世

系列 001

YEXUE
QINGGE

下

秋水灵儿

作品 80885

他温柔笑指，「你听过牛郎织女的故事吗？」她唇角微扬，「哦，倒是听过「牛郎」来着。」
噢——某人一口清酒悲催地扑上飘飘衣衫……

斗姑婆，惩恶奴，智收家业；
计人生，改命运，展现风华。
奇袭深宫，命悬一线，谁为谁的棋子？
密林厮杀，断崖深渊，谁是最后的赢家？

一段禁忌之恋，一脉缱绻真情。



机阅读



同步
发行

编辑短信 8888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夜雪清歌

夜雪清歌

紅樓

YEXUE
QINGGE

下

秋水灵儿 著

QIUSHUILINGER
ZHU



什么很好？

可是瞧着李青歌清冷的后背，醉儿抿了抿唇，愣是一句话也问不出来。

小姐，真的不一样了。心思敏捷，出手狠辣。连她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醉儿心里感觉怪怪的，说不出李青歌这样的变化是好还是坏。

最终，醉儿叹息了一声，睁着眼睛，胡思乱想去了。

另一边，高云慧自东厢房出来，思及刚才容嬷嬷的神色，猜想李青歌已经着了道。她不敢怠慢，当即命小莲去李青歌房中查看。若没人的话，只怕真的糟糕了。那么，她就得想办法救人。

小莲不明白主子为何对李青歌这么在意，竟敢一再触怒大夫人。然而跟在高云慧身边多年，她自知小姐的脾气，多做少问才是正经。所以，小莲什么也没说，转身又出去了。

李青歌房中一片漆黑，小莲还是敲了敲门。

叩门声让李青歌心中一震，“谁？”声音比夜色还要冷。

门外的小莲一颤，但还是听出了这确实是李青歌的声音。她忙稳了稳神，道：“李姑娘，奴婢小莲。”

“什么事？”李青歌心中顿时一暖。高云慧与自己非亲非故，却连番帮助自己，这份情，她会记下。

“哦，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小莲心思一转，含糊地回道，“昨儿在小姐房里捡到一方帕子，小姐叫奴婢来问问，是不是李姑娘落下的。”

被窝里，李青歌轻轻一笑。深更半夜到别人房里问有没有丢帕子，这谎撒得。

不过，对于这份心意，李青歌心中领了。

“麻烦你跑了一趟。回去告诉三姐姐，青歌的帕子一直好好地带在身上，没有丢。你再去问问别人吧。”

“是。”小莲答应着，忙回去了。

“怎么样？”高云慧正在房中焦急地来回踱步，思考着该怎样帮助李青歌。这时，小莲推门进来，她忙问道。

小莲道：“李姑娘说帕子好好地带在身上，不是她丢的。”

“哦？”如此说来，李青歌安然无恙地待在房中，并未出事。高云慧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然而，她心中的疑惑转瞬又生起——如果李青歌无事，容嬷嬷那样的神色究竟为何？

不过，话说回来，在这座府里，全都是她厌恶之人，只有李青歌这个外来的姑娘还能入得了她的眼。所以，得知李青歌无恙之后，高云慧也懒得再想其他，自去睡觉了。

天将破晓，幽蓝色的天空中，零星地点缀着几颗星星。

“啊——”突然，普济寺上空传出一声尖叫，划破了这清晨的宁静。

简陋的柴房里，高云萍推开身上的男人，颤抖着身体蜷缩到角落里。她身上赤条条的连一根纱线都没有，白嫩的肌肤上布满了青紫的咬痕，甚至还有被柴火划破的血痕，她浑身像被车子碾压过一般酸痛难忍。

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淫靡味道，高云萍的眼睛干涩而酸痛，望着眼前的男人。

“呵，小美人！怎么样？昨晚爷弄得你舒服吗？”李三光着身子坐在地上，猥琐地说道。

高云萍空洞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一丝凉意顺着脚底蹿上，整个人如被抽走了魂魄般呆滞。

“你、你是什么人？你……”半晌后，高云萍才缓过神来。她急速往身上一看，似乎此刻才确定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眼泪立刻如决堤的水般流了出来。

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

李三顺势朝高云萍爬了过来，“小美人，爷叫李三，”说着，他又朝高云萍扑去，嘴角噙着邪笑，“昨晚你昏迷不醒，只怕没尝到那美妙的滋味儿，爷现在好好补偿你，好不好啊？”

“呜呜，放开我、放开我。来人哪，救命，呜呜……”高云萍像一头被困的小兽，用力挣扎着，却怎么也逃脱不了李三的禁锢。

“小美人，你喊吧。你喊得越大声，爷越兴奋，哈哈……”李三狠狠地睨着高云萍，双手肆意地在她身上游走。

高云萍如一具破败的供男人亵玩的玩偶般，再也无力反抗，唯有嚤嚤地哭泣。

正当这时，一个十来岁的小沙弥拎着一篮子青菜推门走了进来。看见眼前这不堪的一幕，小沙弥惊得大叫一声，手中的篮子也扔到了地上。他立刻转身跑了出去，一边跑还一边见鬼似的大叫：“不好了、不好了……”

“什么不好了？”随后赶来的金燕等人，想要拦住小沙弥问个明白，却被小沙弥疯了般推开。无奈之下，金燕只得亲自前往柴房查看。

高云萍听见外面又有人来，一颗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儿，脑子里乱极了，身体更是快被撞散架了，她很想这样晕过去算了。

李三对上高云萍那通红却满是仇恨的眼睛，狠厉地一笑，“小美人儿，你也别怪我，这是你该有的劫。哈哈……”

“你会得到报应的。我一定要杀了你，杀了你。”高云萍瑟瑟地往墙根退去，每动一下，她全身的骨头都要痛一下。

“啊……”金燕刚进门，就看到了李三光裸的后背，吓得立刻尖叫了起来。

跟在金燕后面的丫鬟们也看到了这一幕，大叫道：“不好了，来人哪、来人哪！”

紧跟而来的容嬷嬷自然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听见叫声，她冷冷地一笑，却对身边的几个仆妇吩咐了几句。随后，她才往柴房走来。

然而，容嬷嬷还没走到门边，就听到了从柴房里传来的沙哑的喊声，“来人，快来人。”

容嬷嬷顿时一惊。这声音沙哑得厉害，听不太真切，依稀像是二小姐高云萍的。

真是个小不要脸的小蹄子，昨儿晚上一个人先溜了，这一大早先跑了这来，是要抢功吗？

还没等容嬷嬷回过神来，就听见金燕又是一声尖叫。随后，金燕捂着脸跑了出来，神色大骇，“二小姐、二小姐……”

“怎么了？怎么了？一个个大早上就鬼叫狼嚎的，让人听了去像什么话？”尽管这局面早已在自己的预料之中，容嬷嬷仍板着脸，故意训斥道。

“容嬷嬷，你老倒是快来瞧瞧，出事了、出事了……”金燕见容嬷嬷慢悠悠地走来，忙上前，一把抓住她，“快点，二小姐……”里面淫靡的场面，她实在说不出口，只有红着脸指着柴房。

其他丫鬟也忙扑过来，拉着容嬷嬷去处理。

容嬷嬷狞笑，高云萍那个小蹄子真不害臊，捉奸捉上瘾了？其他丫鬟都不好意思地跑了出来，就她还在这里面。

“行了行了，都一边去，什么大不了的事，一个个跟见了鬼似的。”容嬷嬷嘴上骂着，却飞快地朝柴房奔去。

刚跨上门槛，迎面一个人撞来，害得容嬷嬷一晃神，整个人往后摔去。幸亏金燕与小翠眼疾手快将她扶住。

“娘的，谁敢挡爷的路？”李三瞧见容嬷嬷，当即按照计划咒骂了起来。

容嬷嬷稳住身子，定睛一瞧，只见李三下身穿着单裤，上身赤裸，她不由叫道：“哪里来的野男人，竟敢闯这院子。你究竟想干什么？”

“爷的女人在这，你说爷想干什么？”李三嚷着，听得金燕等丫鬟个个臊红了脸，躲在容嬷嬷身后。

容嬷嬷闻言，故作诧异，颤抖着手，指着李三，“你、你个贼痞。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里可是佛门净地。你竟敢在此处撒野。来人哪，快将他抓起来。”

可是，金燕等人不过一介女流，怎么敢去抓李三？何况，一想到刚才见到的男人裸体，别提上前了，她们连正眼也不敢瞧呢。

“抓老子？哼！”李三笑着睨了一眼容嬷嬷，又瞅了瞅她身后的丫鬟，顿时淫笑起来，“小美人，要不要爷疼疼你们？”

“你……”小翠狠啐了一口，“呸，不要脸。”

容嬷嬷却冷哼一声，“你且等着，等我们抓了那个不要脸的小贱人，再将你们这对狗男女一起交给官府。”

李三闻言，脸色微微一变——容嬷嬷这话似乎与之前说的有异。容嬷嬷那晚跟他说，事成之后，她会带人来捉奸。到时候，他要一口咬定是与那小姐儿私会偷情。然后，趁场面混乱之时，再让他偷溜走。可是，交给官府？若真是那样的话，只怕他吃不了得兜着走。

这边正僵持着，小莲突然看见有一个女人，赤身裸体地爬到了柴房门处。

“呀……”小莲大叫一声，手指着柴房，却见那女人一抬头，竟是二小姐高云萍，她顿时吓得不轻，“二小姐。”

其他人闻言也望了过去，个个惊愕得连眼珠子都快掉了下来。

小翠最先反应过来，忙跑过去，准备扶起高云萍。但看到高云萍身无寸缕，她忙脱了自己的外衫，裹到了高云萍身上。

“抓住他、抓住他！”高云萍恶狠狠地看向李三，嘶哑着声音吼起来。

李三一点也不惧，反而哈哈大笑起来，“小美人，你怎么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昨晚爷弄得你那么舒服，你说要一辈子跟着爷，怎么这会儿竟让人抓爷呢？”

容嬷嬷在一旁站着，早已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

怎么回事？怎么是二小姐？那个李贱人呢？

“抓住他、抓住他！”高云萍扶着小翠，向前踉跄几步，恨不得扑倒李三，将其撕个粉碎。

“哼，小美人，爷今儿还有事，就不陪你们玩了。”李三一副玩世不恭的浪荡模样，将一件大褂往肩头一甩，狞笑着朝高云萍看了一眼，又道：“小美人，爷会记着你的。以后想爷的时候，尽管来找爷，爷一定再弄得你舒舒服服的，哈哈。”

李三正要走，普济寺方丈带着几名武僧拎着棍棒赶了过来。

“师父，你看。就是他、就是他。”那个小沙弥显然惊魂未定，声音还在发抖。

“啊……”一下子又来了这么多人，尽管都是和尚，可也是男人呀。高云萍想到外衫下面，自己仍光着身子，顿时腿一软，叫了一声，然后缩到了小翠怀里。

容嬷嬷乱极了，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见方丈下令将李三抓了起来，她刚准备上前说几句，却不料，周嬷嬷竟带着十来个香客也冲了进来，还一边嚷着：“快、快，别让这对野男女跑了。光天化日的，竟跑到佛门之地苟且。不要脸，太下贱了。”

有人附和，“是啊，将那个小贱妇抓起来，骑木驴、游街。”

一声声“游街”让高云萍心神俱焚，整个人如风中芦苇般在小翠怀中颤抖了起来。

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香客？方丈一时也惊呆了。

周嬷嬷根本没料到事情有变，仍然按照之前安排好的去做，不但叫得最凶，甚至厉声责问方丈：“空见大师，你给我们说清楚，为何佛门净地会有如此丑事发生？你们这普济寺究竟是修行之地，还是藏污纳垢之所？”

她这一问，被她半路蛊惑来的香客们，顿时群情激愤，声讨着要说法。

“是啊，大师，你一定要给我们一个解释。每年我们给的香油钱也不少，难道就是让你们干这些勾当的吗？”

方丈面色涨红，显然也未料到寺内会发生如此丑事。但他依然一派凛然正气地答道：“各位施主，寺里发生这等事，老衲定会查清楚。倘若真是寺里的责任，老衲绝不会推卸责任。但若是有心人故意而为，老衲也请各位施主做个见证，还老衲以及寺里一个公正。”

公正？什么公正？无非是将此事交与官府。

本来一切都在容嬷嬷的掌控之中，可丑闻的女主角突然由李青歌变成了高云萍，这事可了不得了呀！

容嬷嬷手足无措，脑子里嗡嗡作响，一种天要塌下来的感觉满布全身，她只觉得眼皮直跳。

容嬷嬷眼皮跳动时，还能听到周嬷嬷不时添油加醋地怒骂着：“公正？哼，当然，除非你们将这对狗男女拉去游街，不然，怎么摆正风气？”

容嬷嬷闻言，暗暗叫苦，身子虚软，连站都站不稳了。

她不停地给周嬷嬷使眼色，可是周嬷嬷似乎入戏太深，根本没瞧见，只照着原先的剧本行事。

这边乱成了一锅粥，那边东厢房里，大夫人才起身，由李碧如亲自伺候梳洗。

“夫人，您的头发真好。”李碧如站在大夫人身后，一边为大夫人梳头，一边柔声赞道，“像缎子似的。奴婢为您梳个双纓髻可好？”

“哦？你会梳？”铜镜里，大夫人露出微笑。

双纓髻是名门贵妇中很流行的一种发型，平时，大夫人为了保持自己端庄的形象，只梳刻板的平髻。而今天，她的心情特别好，便也想换一种发型看看。

“嗯。”李碧如娇俏地点头，“奴婢觉得，夫人的头发这么好，梳双纓髻一定很好看。而且，夫人的皮肤白，若再加上这支钗的话，肯定会更美的。”说着，她伸手从桌上拿起了一支凤衔玉珠的金步摇。

大夫人闻言，十分开心。又见那支金步摇确实不错，她便点头，“好，就依你。”

接着，大夫人随手从梳妆盒里拿出一对玛瑙耳环，赏给了李碧如。

过了一会儿，高云慧来给大夫人请安，见大夫人穿着一身明艳鹅黄的暗云纹掐银丝的织锦长衣，光洁的发髻上，斜插着一支飞凤衔珠的金步摇，耀目得有些招摇。

“女儿给母亲请安。”这老婆子今天是怎么了？高云慧暗暗吃惊。依照大夫人的性子，是不会如此糊涂的。这里是寺庙，大夫人又是来还愿的，穿得素净一点才好，可她打扮得像个老妖精似的。尤其是她那瘦削的双颊，以前苍白中带些枯黄松弛，今天却红艳艳的，分明擦了脂粉。

大夫人收拾停当，坐到椅子上，对高云慧说：“快起来吧。昨儿你回去得

晚，怎么不多睡会儿？”

“母亲不也起得这么早吗？”高云慧笑着从李碧如手里接过茶杯，亲自递到大夫人手中，“不过，我瞧着母亲今儿气色倒好。”

马上就要见到李青歌被人凌辱的残样，她自然气色好了。不但气色好，她今天还特意打扮了一番。哼，被赫连玉压了一辈子，这次，她要光鲜亮丽地站在赫连玉女儿的面前，看着她如何卑微、不堪地遭受众人的唾弃。

大夫人抿了一口茶，笑道：“多亏昨儿你帮我捏了小半夜的腿，觉得浑身舒服多了，晚上睡得也好。”

“哦。”高云慧哼了声，却装糊涂地没接话，她可不想以后天天给大夫人捏腿。

大夫人冷睨了高云慧一眼，心中冷哼，不识抬举的东西。

将茶杯放下，大夫人又吩咐李碧如，“去看看，金燕将早饭做好了没有？还有，去二姑娘和李姑娘房里，让她们起来，到我这里一起用饭。”

“是。”李碧如依言出去。

李碧如刚走，醉儿就慌里慌张地跑了进来，连规矩也不顾了，只叫道：“夫人，小姐不见了。”

“什么？”高云慧顿惊。

大夫人心里一喜，面上却装出焦急的模样，“怎么回事？什么叫不见了？”

“奴婢……”醉儿急得语无伦次，“奴婢一早起来，就没见到小姐。”

你家那位小姐啊，现在指不定被糟蹋成什么样了呢。大夫人的眼底闪过一丝冷峭，却笑着道：“你这丫头，什么事值得你这么大惊小怪的？许是你家小姐起得早，出去走走也有可能。”

“可、可是……”醉儿摸着脑袋，“可是，奴婢觉得有些奇怪，好像昨儿晚上小姐就不见了。”

“哦？”大夫人的眉梢一动，想笑却又强压住，弄得脸都扭曲了，“你这是何意？难不成你这个伺候在侧的人，连她晚上在不在房里都不知晓？”

“这……”醉儿似乎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支支吾吾的。

高云慧仔细瞧了瞧醉儿的神色，担忧的心却一点点落了下来。

而大夫人只道李青歌已经中招，此刻，她已按捺不住地想去看看李青歌被凌辱成什么模样了。

醉儿支吾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大夫人不耐地摆摆手，“你也是个糊涂的，竟然连话也说不清楚。还是本夫人亲自去看看吧。”

说着，大夫人起身离椅，高云慧上前来扶。

“夫人，不好了，出大事了。”就在几人准备出房间时，金燕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大夫人双手一紧，故作厉色，喝道：“放肆，什么要紧的事，你这个样子，成何体统？”

“不、不。”被大夫人这么一喝，金燕脑子一蒙，连忙道，“夫人，是二小姐。”

“慢慢说。”大夫人道。

金燕心想，旁边还有三姑娘呢，那种事，她怎么说得出口？

金燕咬了咬唇，红着脸道：“空见大师让您去前院大厅。夫人，您去了就知道了。”

“哦？空见大师找我？究竟为何事？”大夫人嘴里这么问着，心里却明镜似的。瞧金燕如此慌乱的神色，再加上醉儿一早来找李青歌，她顿时联想到，肯定是李青歌已被人捉奸成双，空见大师叫她出面处置呢。

如此一想，大夫人的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一丝冷笑。

赫连玉，本夫人要你死都不能瞑目。你在阴曹地府，好好地看着吧，看着你那宝贝女儿如何受凌辱受唾弃吧，哼！

普济寺前院大厅，此刻安静得落针可闻。

空见大师坐在首位，手里捻着佛珠，微闭着眼睛，口里不断念着“阿弥陀佛，我佛慈悲”之类的佛语。

容嬷嬷站在空见大师身侧，周嬷嬷与其他香客则坐在两旁的宾客椅子上，静等着处置结果。

大夫人来到前院的时候，便觉得气氛异常严肃。想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她的嘴角微微动了动，却故作茫然不知地走进大厅，冲空见大师福了福身子，“大师。”

“高夫人。”空见大师睁开眼睛，有些苍老的眼睛里露出一抹看透世俗的精华，“请坐。”

大夫人颌首，坐到了下首位置，“不知大师找民妇来，所为何事？”

“老衲惭愧，今天找夫人来，却是为了一件丑事。”空见大师开门见山地道。大夫人一脸惊诧，“是何丑事？”对于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她心里却很期待。

“将人带上来。”空见大师道。

大夫人不由朝门口望去，只见两个武僧押着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放开，你们放开老子，不然老子不客气了。”男子衣衫不整，满脸凶光，事到临头了，还不怕死地谩骂着。

空见大师望着他，沉声道：“放开他。”

“是。”两个武僧松开了手。

一得到自由，李三更加猖狂起来。他眉一挑，嘴一撇，脸上就露出了无赖的痞子样来，“哼，算你这老秃驴识相。”

语毕，他转身就要走人。

可是，他还没走出两步，两个武僧一伸手就将他拦了下来。

“死秃驴，你敢拦我？”

“放肆。”其中一名武僧呵斥道，“佛门净地，岂容你污言秽语？”

李三轻笑一声，耸耸肩，无所谓的样子。

空见大师面色沉重地道：“佛门净地，奸淫妇女，罪加一等。既然施主这么不配合，老衲也不再多问，自会将施主送官法办。”

“什么？”李三错愕了一下，“送官法办？老子又没犯罪，凭什么将我法办？”

空见大师却没理这无赖，只十分歉疚地对大夫人道：“高夫人，寺中安全出了纰漏，致使贵府小姐蒙受凌辱，老衲难辞其咎啊！所幸贼人未曾逃脱，老衲定当给贵府一个交代。”

“空见大师言重了。民妇听了半天，也听出了个大概。贵寺历来寺规森严，岂容他人肆意亵渎？何况，哪个采花贼会跑到佛门净地来采花？想必是那个丫头动了凡心，私会野男人。不然，夜间，角门都是锁上的，贼人如何进得来？想必也是有人接应，与之开了门，才会有此脏事。”大夫人神色凝重，分析得头头是道，也句句是站在普济寺的立场说话。

空见大师闻言，脸色不着痕迹地变了变。他与高府老夫人本是故交，今天早上他一见到当事人，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定是那无赖欺辱了高家小姐。他原本愧疚难当，也打定了心思，先将贼人送官，然后辞去方丈一职，再亲自去高府负

荆请罪，却不料大夫人竟会如此说。

不仅是空见大师，就连坐在两侧的香客们，也对大夫人的这一举动十分不解。

别人若遇到了这种事，最要紧的是先维护住自身的清誉，而这大夫人却并没这样做。她虽然表现得很公正，却是过于奇怪。方丈那样说了，贼人也默认了，她却多此一举地说自己府上的姑娘与人通奸。甚至，她好像特别想让人知道，她府里的姑娘与人通奸似的。这人要不是脑子坏了，就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其实，大夫人心里清楚得很，她就是有意如此说，让人知道这种脏事一个巴掌拍不响，让人知道是自己府里的姑娘与人通奸。如此一来，等会儿将李青歌带上来，任凭她再辩解，也没用了。到时，人们只会以为是李青歌动了凡心，在寺庙里偷会男人，还被衣衫不整地捉奸在柴房里。

呵，此事若传出去，李青歌的清誉不在不说，可能还会被抓去官府惩办。沉塘抑或是骑木驴游街，不管哪一样，总不能便宜了那个小贱人，让她死也要死得毫无尊严。

想到这，大夫人的脸色又是一变，甚是歉意地对空见大师说：“该说抱歉的是民妇才对。若不是民妇此番前来寺中还愿，又怎会节外生枝，生出这种事端？空见大师，你也不必顾及我，只需按照寺规处置。”语毕，她又目光凌厉地看向李三，“大胆贼人，你说，到底是谁偷偷放你进院，又如何与你私通的？”

“夫人……”容嬷嬷在一旁听得几欲昏厥，可不能让李三将事情的原委说出来啊！

然而，所有事情只有容嬷嬷一人知晓，李三并不认得李青歌与高云萍，他以为高云萍就是李青歌呢。所以，当大夫人如此严厉地质问时，他只能按照容嬷嬷之前交代的回答：“哼，说了又何妨？老子与小娘子情投意合，还怕你们知道吗？”

“是谁？”大夫人身子一正，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枯井似的眸子里竟然片刻间闪着矍铄的精芒。

“灵州李青歌。”李三大声回答道，生怕别人听不见似的，“李青歌”三个字甚至响亮地在大厅上空盘旋了几圈。

容嬷嬷阻止不及，闻言，脑子里嗡的一声响，整个人虚软地跌坐在地上。

“什么？”醉儿惊诧地瞪大眸子，喊道，“你胡说。”

高云慧亦是惊愕非常，脑海里却很快便串联起了整个事件的真相。

大夫人，好毒的心思，竟然对那么小的女孩使这样卑劣的手段。

只是，李青歌到底是怎么回事？昨晚让小莲去看，她不是在屋里吗？难道事情有异？

李三笑道：“老子胡说什么，难道老子连自己的女人都不认识吗？她叫李青歌，灵州济仁堂的大小姐。”

醉儿闻言，彻底惊了，张大着嘴巴连话也不会说了。

然而，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惊讶的不是李三说的这些话，而是李青歌的猜测与分析，竟然与此刻大厅中发生的这一幕丝毫不差。

容嬷嬷闻言，更是悔得肠子都青了——这一下，错得离谱啊！

周嬷嬷瞧见瘫坐在地上的容嬷嬷，忙上前扶起她，“怎么了？昨晚熬得太晚？你何时这么虚弱了？”

容嬷嬷靠在她的身上，一丝无力传遍全身。她虚弱地摇头，“错了、错了……”

“你别急，”周嬷嬷不懂她说这话是何意思，只安慰道，“此事，你的头功谁也抢不了。等事成了，大夫人的赏赐只怕也少不了。你呀，就等着美吧。”

等死还差不多。

容嬷嬷一个激灵，忙扶着周嬷嬷站直了身子，用尽全身力气对李三喊道：“大胆贼痞，你胡说什么？李姑娘的名讳也是你能叫的？她一个清清白白的小姐，岂是你能玷污的？”容嬷嬷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给李三使眼色，希望他能明白自己的意思，别再乱说了。

可是，她这话说在这样的场合，又在这样的当口，显得是那么无力，更像是在演戏。

周嬷嬷也只当容嬷嬷是在配合着演戏，便附和着说了一句：“是啊，李姑娘刚来京城数月，怎会与你苟合？可见你是在骗人。不然，你倒是说说看，你与李姑娘是怎么认识，又怎么在此偷会的？”

“哼。”大夫人暗自冷笑，对这两个得力助手今天的表现十分满意。经过如此逼问，这个男人势必会说出与李青歌的丑事来。

“老子骗人？老子与小娘子在灵州时就已相识。”李三早已听容嬷嬷详细介绍过李青歌的事情，这些无中生有的话也都是事先准备好的。

只要坐实了他与李青歌是通奸，那么，李青歌名誉扫地，清白不在，从此以后的人生可想而知。而他，京城里有名的混混，有了银子，换个地方一样生活，怕什么？

“大胆。”大夫人似乎听不下去了，厉声喝道，“李姑娘是本夫人的远房侄女，此次家中遭了变故，特来投奔于我。她为人一向贤淑知礼，怎会做出这样下贱的事来？你口说无凭。哼，若让我们知道你是诬陷，定不饶你。”

“老子当然有证据。”李三一反常态，竟配合起大夫人的讯问，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纸来，展开给众人看，“看，这是我那小娘子写给老子的信。说好了，子时约在普济寺的西北角门。”

众人忙睁大了眼睛看向纸上的字。

有眼花的，甚至离开了椅子，走到李三面前去看。

只见那张白纸上写着三行小字：三郎，子时，普济寺西北角门，不见不散。青妹。

“青妹”两个字，让人瞬间便想到了李青歌。

大夫人装作也不敢相信地眯眸细看着，一边看还一边低声轻语：“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青歌那个傻丫头吗？瞧着这字迹，倒是有些像呢。”

李三闻言，越发得意。

他将信重新叠好揣进怀里，哼道：“怎么样？老子没骗你们吧？若不是小娘子约老子来这，老子怎么会知道这里？又怎么进得来？”

“这……”大夫人缓缓回过身来，精心装扮过的脸上流露出一抹痛色，甚至不顾人前，她竟用手捶起了自己的胸口，自责道，“这可是怎么说的？好好的一个丫头到了我这里，竟然出了这等丑事，叫我有何颜面去见地下的李家弟妹呀。呜呜……”

“夫人。”周嬷嬷将容嬷嬷丢下，想上前讨好几句，“夫人，这事怎么能怪你呢？他不是说了吗？他们两个人在灵州的时候就已经私通了，到这儿来，只是为了重叙旧情。”

“可是……”大夫人眼角挂着泪，沉痛地道，“可是，李姑娘既然到了我高家，我这个当伯母的，自然有责任教导好她。往日我见她性子温婉单纯，且年纪还小，也就没在意。谁想到，竟然出个这样的事，她竟然会私通男人？唉，我那可怜的弟妹，只怕到了黄泉也不得瞑目啊！”

“唉。”周嬷嬷也跟着哀叹，神色惋惜，一边摇头道，“发生了这种事，别说夫人您了，就是奴婢们也想不到呀！李姑娘平日看着是那么干净的一个人，怎么就这样糊涂地做了这种丑事？”

众人默然，听这对主仆的对话，似乎已经坐实了这个无赖与李家小姐私通苟

合之实。

“高夫人。”空见大师敏锐地察觉到了有什么地方不对。而且，之前在柴房那里，听人喊着的是二小姐，而并非李小姐。

可是，大夫人岂会容他这时候说话？

空见大师刚一开口，大夫人就哭着打断，“空见大师，你什么也别说了。你的意思，民妇都明白。出了这等丑事，别说是寺里，就是我们高家，也难辞其咎啊！我们愧对九泉之下的李兄弟和弟妹呀！唉……”

“夫人，您别难过了，如今还是想想该怎么办吧。”周嬷嬷走过来，递了干净帕子给大夫人，又道：“依奴婢之见，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纵然李姑娘是我府亲戚，做出了这种事，也得按律法交由官府处置啊！”

“真的没有别的法子了吗？”大夫人闻言一顿，“那孩子还那么年轻，你叫我怎么向老爷交代？”

周嬷嬷忙道：“李家也是书香世家，李老爷与夫人更是难得知礼的人，谁都想不到生的女儿竟然这般……”

“是呀。”开始有其他香客附和道，“是那个小贱人自己淫荡下贱，高夫人何须如此自责？”

“是呀，跟夫人没有关系，夫人不必难过。”

“该把那个小贱人捉来，剥光了游街。”

一阵高过一阵的怒骂声，让大夫人心里痛快极了，而她的脸上却是痛心的神色，完全一副慈祥的伯母模样。

“别、别！她还小，如今做了这种事，还希望各位能给她一个机会。”

“夫人。”周嬷嬷无奈地摇头道，“您就是心太软了，平日里对李姑娘比亲生的大小姐还要好，可是，这样有什么用？倒纵得李姑娘天不怕地不怕，竟在佛门净地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来，夫人不应再如此惯着她了。”

“不识好歹的小贱货，对于这种贱人，高夫人就不该怜惜。”

“是啊，拉出来游街。”

“游街。”

见众人的火气被点得差不多了，大夫人才看向半晌没有说话、只闭着眼睛默默念经的空见大师，“大师，民妇失礼了。如今发生了这种事情，我一个妇道人家不懂什么，只求大师将他们送到官府吧，一切由官府处置。唉……”说着，她神色哀戚地垂下头，手中的帕子虚拭了下眼角。

空见大师却未睁眼，只沉声念了一句：“我佛慈悲，回头是岸。”

“是呀，若青歌丫头早一点得到空见大师的点拨，说不定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丑事了。”大夫人接着话茬说道。

空见大师忽然睁开了眼睛，却未接她的话，而是望向门口，似乎在等什么。

“哼，送官就送官，老子与小娘子是你情我愿的，怕什么？”李三突然又叫嚷了一句。

众人骂了他一句：“不要脸，就该让他和那个小贱人一起被拉出去游街。”

空见大师闻言不为所动，面无表情地看向门口。

一会儿后，一个小沙弥走进来，回禀说，高老爷与高家二公子求见。

高远来了？大夫人心思一动，继而惊喜。

本来还想着等事情定局之后，再对高远交代，如今，他倒自己送上门来了。好，很好。那就让他亲眼瞧瞧，他心目中女神的女儿，究竟是何等下贱。

空见大师微微讶异。话说，他一早发现此事，就派了人去高家。算算时间，若要一个来回，起码得到下午。怎么这么快？

然而，人来了就好。

空见大师立即道：“有请！”

小沙弥遵命出去。

很快，高逸轩神色匆匆地走进大厅，怀里还抱着李青画。

李青画一见到厅内这么多人，神情还都如此怪异，忙抱紧了高逸轩的脖子，将脸埋在他怀里。

高逸轩拍拍李青画的背，根本当这些人是空气。他的目光向四周扫去，只为寻到李青歌的身影，但是瞅了一圈，只看到了傻愣愣站在一旁的醉儿。

当即，高逸轩朝醉儿走了过去，“小姐呢？”

醉儿还沉浸在愤怒之中，猛然一张俊脸凑到跟前，吓了她一跳，“二少爷？”

“小姐呢？”高逸轩焦急地再次问道。

早上有人到高府禀报，说昨晚寺里出事了，高家有位小姐被人糟蹋了，高逸轩的心立刻悬了起来。随后，他便跟着高远一路快马加鞭地赶来了。

醉儿还未答话，大夫人见到随后而来的高远，忙起身朝他奔去。她眼泪落下，神色哀戚地哭道：“呜呜，老爷，妾身对不起你啊！你让我好好照顾李姑娘，却不想，昨夜她竟然偷偷地与男人在寺里偷会，还被人抓了现行。老爷，都怪妾身没有管好她。老爷，你就责罚我吧。”说着，她双腿一软，扑通朝高远跪

了下来。

这一跪，却让在场的另一个人高逸轩的心猛然一痛，真是他的丫头？

如一记闷棍迎头砸来，高逸轩只觉头痛欲裂，眼冒金星，忙将怀里的李青画递给醉儿。转身，他如一头受伤的兽，红着眼睛冲到大夫人身边。他一把揪住她的衣服，将她提了起来。

“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大夫人浑身一紧，才上身的新衣被勒成一团嵌进肉里，痛得她面色一白。

“轩儿，不得放肆。”高远见状，忙厉声喝止。

大庭广众，他一个庶子对主母如此，会遭人非议的。

此刻，高逸轩的脑海里只充斥着大夫人刚才的话，哪里还能听见高远的呵斥，“说，谁跟人私通？”

大夫人被吓傻了，待看清来人是高逸轩时，她一张扭曲的脸又露出狰狞来，“放手！你这孽障，有你这样对本夫人说话的吗？”

与此同时，周嬷嬷等人也忙上前劝阻高逸轩。

“二少爷，你快放开夫人哪！是李姑娘，她昨晚跟野男人偷会，被人抓了现行。”

听到“偷会”二字，高逸轩又要发病，抬脚就朝周嬷嬷踹了过去。可怜周嬷嬷被踹出一丈多远，跌在地上，半晌没爬起来，死猪般哼叫着。

“孽障。”高远气得脸色铁青，亲自上前拽他。

“二少爷，你这是做什么？那个不要脸的小贱人與人私通，你还要替她抱不平吗？”这时，香客中有人嘲讽道。

“是呀，那个野男人就在这儿，与其责问大夫人，还不如去问那个野男人好。”

野男人？

高逸轩手一顿，松开了大夫人，眼神冷凝地看向一旁吓傻了的李三。

“是他？”高逸轩指着李三，却是看向大夫人。

大夫人一获得自由，立刻躲到了高远背后。

话说，这二少爷是平日里说说笑笑什么也不放在心上的浪荡公子哥儿，一旦犯起来浑，可真是六亲不认，手段狠着呢。别说是她一个主母，几年前因为二姨娘的事，这小子疯病发作起来，连他老子高远都打了。

“是，就是他。”大夫人努力想维持当家主母的威严，但面对高逸轩骇人的